

華麗的宮殿

王少午

我的寫作經驗

我生長在一個小說迷的家庭中，父親愛看小說，母親愛看小說，姨父姨母也愛看小說，當時他們看的是中國舊小說，像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西遊記等有名的著作，他們常常一遍又一遍的看得滾瓜爛熟。

家門的對面是一家規模很大的書店，書店老板林先生和父親很有交情，每當新書上市的時候，總最先免費讓我們借閱，借書與還書就變成了我的經常工作。

由於家庭氣氛的感染，在不知不覺中我也讀起小說來了，小說中精彩的故事和曲折的情節，像魔手般地抓緊了我幼小的心靈，使我一部接連一部的讀了下去，爲了避免重複，當我看完了一本小說，便把書名記在手冊中，到十二歲的那一年，我已經讀完了一百二十六部。

外祖母曾譏笑我說：「很好，你讀了一百幾十部書，說起來真是叫人吃驚，但是你知道嗎，這種書就算讀上一千部一萬部，也沒有半點用處啊！」

讀小說真的沒有半點用處嗎？外祖母的話使我感到懷疑，因爲古人曾經告訴我們說：「開卷有益」，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，我希望從這許許多多的書籍裏面去追尋那神奇的理想。

進入初中以後，我開始接受到新文化的洗禮，閱讀的範圍拓寬了，西洋文學的譯著和新文藝的創作，都成爲我閱讀的對象，從這些新型的作

品中，我獲得了很多啓示和心得，並不是說「月亮是外國的圓」，讀了多年的舊小說再讀新小說，我覺得在描寫上和主題的表現上，西洋文學都有它不可否認的優點，歷年來中國的舊小說已變成公式化了，要嗎是佳人才子的大團圓，要嗎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論，讀到前面便知道最終的結局，缺乏新的意義與新的結構，當然就談不到新思想的傳達了。

到了高中階段，西洋文學作品的潛力已深深地握著我的心靈，莫泊桑，托爾斯泰，屠格涅夫，羅曼羅蘭……他們的著作使我喜愛，使我崇敬，那細緻的描寫和美麗的詞藻，像春天的繁花，照亮了我的眼睛，也改變了我的認識，我覺得他們都是偉大的作家，而偉大之處在於能寫出人生的歡樂與痛苦，更能給讀者以意味深長的啓示，他們的作品像一座華麗的宮殿，光彩逼人，使人在欣賞之餘而產生了由衷的敬佩。

從這時起，我暗暗地下了了一個決心：「我要寫作，像他們一樣的去建築那華麗的宮殿。」

於是，我開始構思了，我想成了一個自認爲精彩的故事，提起筆來着手描寫，可是一開頭就遭遇到了困難問題，這篇小說應該從何處下筆呢？平鋪直敘嗎？還是採用倒敘的筆法？考慮許久，仍然不能決定，這時，我才體驗到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這句成語的真實涵義來。

爲了攝取寫作的經驗，我放下筆重新閱讀名

家的著作，從前讀書只留心故事的演變，現在却專注於筆法的運用和情節的安排，就這樣的邊讀邊寫，邊寫邊讀，總算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說，等到寫完以後重讀一遍時，冷汗已淌滿下流，文筆的生澀，結構的粗疏，再加上情節的簡單，使我把這篇自認爲精彩的故事寫得一塌糊塗，這眞所謂「力不從心」了。

後來我讀到當時一位名作家的文章，他告訴初學寫作的人說：「要寫小說必須先從散文入手，就像孩童學步樣的，不能一開始就練習賽跑。」這段話給我澆了一頭冷水，然而也給我指出了一條寫作的方向，因此我放棄了撰寫小說的願望，而回過頭來從散文的寫作入手。

在這段時期中，我會寫出了十多篇散文，不過這些作品我都不敢把它寄出去，只是保存在身邊偶爾取出來自我欣賞一番罷了。

民國三十三年秋天，高中畢業後我終於考上大學，達成了我升學的願望，入學以後，由於家境窮困，母親無法按時匯錢來供我使用，於是使我想到了用文章賺取稿費來維持用度的臨時辦法，三十五年的陽曆新年假期中，我放棄了出遊的計劃，獨自埋首在圖書室中，一口氣寫成了兩篇散文，一篇是「談快樂」，一篇是「哭與笑」，同時寄到重慶中央日報的副刊去試一試，出乎意外的是這兩篇散文都被採用了，先後在副刊的顯著地位登載出來。

由於這一次的嘗試成功，便增強了我寫作的勇氣，也奠定了我寫作的信心，在往後的半年當中，我曾在時事新報的「青光」和世界日報的「明珠」這幾個副刊上，連續發表了三十幾篇文章，稿酬雖然菲薄，却解決了我生活上的困難問題，得能安心地繼續那未完成的學業。

三十五年的夏天，學校在抗戰勝利的復員聲中遷回了南京，這時家庭的接濟已完全斷絕，爲了賺取稿費，我寫作得更勤快了，兩年裏面我寫作了百餘篇文章，仍然使用「嘯風」的筆名在京滬兩地的報刊上發表，在這些文章裏面，有散文，也有小說，我寫小說的目的，一方面固然是爲了完成那最初的心願，然而另一方面也是爲了生活，因爲散文的字數不多，稿費有限，幾篇散文的稿酬往往不敷一個月的用度，而小說却可以寫長，一篇小說的價格可以抵上十篇散文。

在這兩年給我寫作上以鼓勵和指示的，有呂叔湘先生和宗白華教授，呂叔湘是和平日報副刊的主編，而宗白華教授則是我學校的師長。

在那段艱苦的歲月裏，爲了稿費我辛勤地撰寫着，我的文章源源不絕地寄了出去，由於寫作太多，難免有粗漏的地方，呂先生對於我的文稿總儘量予以刊載，並常常寫信來鼓勵我，指出我錯誤的地方，他說：「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主題正確，言之有物，假如文稿內容空洞，無病呻吟，就好像是一具美麗的尸體，缺少靈魂的裝點。」從他這一段話裏面，我領悟到文學的永恒價值問題，爲什麼世界名著能長留不朽？爲甚麼偉大的作家們能永遠受人崇拜？那是他們寫作態度的嚴謹，主題正確而言之有物的作品，才能獲得千萬讀者內心的共鳴。

呂叔湘先生不但給我以寫作上的啓示，而且還給我以生活上的溫暖，三十五年的冬天，南京大雪紛飛，寒風刺骨，身邊的稿費早已用罄，而棉衣未製，禦寒無方，在聖誕節的前一天，忽然

接到呂先生寄來一筆預支的稿費，信裏面還附了一張短箋，上面寫道：

「嘯風兄：昨晤文友楊君，得悉兄棉衣未備，特預支「旱災」稿費一筆，庶能添製冬裝，歡度聖誕佳節矣！專此即頌。

文祺 弟呂安宇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

安宇是呂先生的別號，當他主編和平副刊時，在刊頭下面便排上一行「安宇主編」的字樣。

接到信和稿酬，立時我從深心中湧起了一陣溫暖的酸楚，熱淚在眼眶裏滾動着，腦海中浮現出他瘦弱的身影和親切的笑容，似乎他在向我默噙着「添製冬衣，歡度聖誕佳節」的祝福語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由於方字晨兄的介紹，我開始和宗白華教授接近起來，宗教授是文學院的老師，也是國內有名的文學家，爲了向他請教，我把兩年來發表的文章剪貼成冊，送去請他批評，他花費半個月的時間仔細審閱了一遍，然後約我到他家裏去詳談，他不但指出了我寫作的缺點，而且還告訴我不少有關文學方面的原理原則。

他說，文學和哲學是不可分離的，文學可以陶冶一個人的性情，哲學却可以增加一個人思想的深度，如果文學家能具有哲學的修養，便能建立起正確的人生觀，這種正確的人生觀透過文筆發揮出來，必然成爲一種有深度的文學作品，使讀者們能夠獲得深刻的啓示。

他又說，時代是不斷進步的，文學也應當跟着時代而日新月異，作家們在寫作的時候必須努力求新，摹倣前人的形式和內容，都是失敗的作法，所謂創作一定要注重「創」字，假如不「創」而「做」，那是最愚蠢而可笑的行爲，將爲讀者們所鄙棄。

聽了宗教授的這一番高論，內心中立時產生了無限空虛的感覺，我明白了文學作品內容的重要，我也明白了思想在寫作上所具有價值，於是從那時開始，我便儘量選讀了各家各派的哲學書

籍，希望藉此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觀，更希望能增加我寫作的深度。

直到現在我還深深地感謝他們兩位長者的鼓勵和教誨，至少他們讓我走上了真正寫作的途徑。

民國三十七年的夏天，我大學畢業了，很幸運的我獲得了一份理想的工作，結束了四年來艱苦的生活，每月薪俸的收入，解除了經濟的困難，偷安怠惰的心理便隨之而生，再加上戰亂頻仍，時局的動盪不安，在就業後的一年餘中，我幾乎完全放棄了寫稿的工作。

三十八年的秋季裏，我從廣州遷來臺灣，動亂不寧的生活結束了，在四季如春的環境裏面，又重新提起筆來，展開了寫作生活的另一個階段。

雖然我生活在平靜的氣氛中，金錢的力量不再壓迫着我，家庭的開支也不需要仰賴稿費來維持，然而在安樂之中我總常常回憶到過去那一段苦難的歲月，要不是憑靠着這支筆，怎能完成四年的大學學業呢？假如我放棄了寫作生涯，可不是忘本了嗎？何況多少年前我曾下定決心，準備從事寫作，像世界名作家樣的去建築一座華麗的宮殿，這種決心我不應該輕易改變，應該繼續努力下去。

於是，我重下決心，再度拾起寫作的筆，用「嘯風」和「芒草」的筆名發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說，當時臺灣的文藝園地還是一片荒蕪，純文藝性的雜誌非常稀少，只有中央、新生、中華、聯合幾個報紙的副刊經常刊載文藝作品，其中以「新生文藝」和「中華文藝」比較著名，而我發表文章的園地便以這幾個副刊和文藝版爲主，雜誌方面便以「暢流」、「晨光」、「海風」等爲主。當時我會暗暗地作了一個決定，一個月當中至少要寫一篇以上的文章來發表，假如違背了這個決定就算失職，因爲我知道人是有惰性的動物，太

久不提筆就不想寫了，寫，繼續寫下去才能使思路暢通，也才能使文筆熟練。

在重新寫作兩年以後，我發現「嘯風」的筆名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專有，在其他的報刊上也有人使用同樣的筆名發表作品，這樣一來，我不得不放棄了這使用將近十年的筆名，而開始用「牟少玉」的本名了，兩個字相同也許比較容易，但三個字相同便很難了，何況「牟」還是一個稀少的姓呢。

四十六年的夏天，香港的工商日報開闢了一欄萬言小說的版面，間天出版一次，聘請名畫家代為插圖，精彩而又美觀，當時編輯先生曾在發刊詞中指出，萬言小說的撰稿人都是香港的名作家，由於那一大篇文圖並茂的篇幅吸引了我，因而我就躍躍欲試的想寫一篇寄去，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採用臺灣的外稿，結果我的嘗試成功了，我的小說「紅衫淚」成爲該報第一篇被採用的臺灣投稿，也爲臺灣其他的作家們打開了一片寫作的園地，十年來我先後發表了二十多篇小說，同時也和主編鄧慶華先生建立了很好的感情。

從民國五十年起，臺灣的文藝界有着劇大的改變，文藝刊物的開辦有如雨後春筍，這些刊物都用最大篇幅來登載長篇小說，同時電台的選擇和書商的盜印，更使長篇小說的銷路走紅，而短篇小說和散文的出版，便深深地受到歧視。

當時楚軍兄開辦了「創作」月刊，約我爲這份新雜誌寫稿，並希望我寫長篇小說，五十三年春天，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完成了，書中以南京的中央大學爲背景，描寫一羣大學青年的戀愛故事，中央大學是我的母校，南京是我國的首都，這個值得懷念的地方有着許多令人難忘的景物和古蹟，我怕那些寶貴的記憶被時光的浪濤沖洗得淡漠了，因而藉書中故事的發展儘量把它紀錄下來，供讀者們的了解和回憶。全書脫稿後從二月起開始在創作月刊連載，書名定爲「黛綠年華

」，到四月全部刊完，共計二十萬字，在刊載期間，曾由楚軍兄出面向書商洽接出版，然而經過了兩三次的接洽，書商們認爲故事不够刺激，文藝氣味太濃，不願接受出書，這時，我感覺到非常氣忿，文藝創作並不是偵探間諜小說，也不是黃色故事，假如要以不正當的描寫來增加銷路，就完全違反了我寫作的目的，於是一氣之下，我就籌借費用自行出版，當時印了兩千本，由朋友介紹請世界文物供應社代爲經銷，當我把印好的書送到世界文物供應社時，經理鄭少春先生就心書的銷路問題，萬一銷路欠佳，兩千本將無法安置，他希望暫收九百本，發行以後看市場的反響再說，於是，我懷着失望的心情把剩餘的一千一百本運回了辦公室，假如銷路欠佳，這一堆書如何處置呢？我深深地憂慮着。

「黛綠年華」終於在市場上和讀者見面了，出乎意外的反應非常好，剛過一個禮拜，鄭先生便前來取書了，他很興奮地告訴我，四五天內九百本已全部售完，各書局報攤紛紛來函購買，據他的估計，本書的發行數量可能會達到五千本以上，他不但提走了全部存書，而且還催促我迅速再版，緊接着中廣公司決定將本書選爲廣播小說，而民本和天南電台也搶先播出，由於有了這樣良好的結果，便增強了我寫作的信心，我覺得廣大的讀者們並不是全喜歡刺激的故事，對於真正的文藝作品仍然有着衷誠的愛好，因爲我從他們的來信看出了大家的希望，鼓勵和讚揚給我帶來了安慰，同時也給我帶來了堅定的信念。

由於「黛綠年華」的暢銷，在往後的兩年裏面我又寫成了「花自飄零」和「贖罪」兩本長篇小說，「花自飄零」在五十三年的九月出版，「贖罪」在五十四年的八月出書，很幸運的這兩本書都能獲得讀者們的支持，尤其是「花自飄零」竟銷行到第三版。

五十五年四月，爲了試探讀者的心理，我

又冒險出版了短篇小說集「紅衫淚」，因爲目前的出版界對短篇小說非常歧視，大家都不肯輕易出書，然而我對這本所收集的各篇小說却有着偏愛，因爲它們都會發表在香港的工商日報上，插圖都很精美，在出版的時候我就連圖帶文的一起排印出來，雖然在銷路上不一定能有把握，可是我覺得插圖的小說在市面上並不多見，仍然值得一試。

「紅衫淚」發行到今天已經快一年了，沒有再版，但也很少存書，它沒有前三本長篇小說的暢銷，不過說起來，還沒有使我感到失望。

在我出版這四本書的時候，曾經下過一個決心：「決不向人推銷」。我認爲一個作家的前途，是掌握在讀者們的手裏，目前讀者喜歡自動買我的書，我就繼續地寫下去，假如有一天他們拋棄了我，正好給我一個自我檢討的機會，讓我改進，讓我反省。

從開始寫作到今天，算起來已經二十二年了，當初我希望像世界著名文學家樣的，建築起一座華麗的宮殿，然而寫到現在，我才知道寫作的路是遙遠的，要想在文藝的園地上建造一座華麗的宮殿是多麼困難，多麼的渺茫，儘管達成願望的可能性太小，但我仍然要繼續努力下去，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天。

愛護中外雜誌

支持中外雜誌

請訂中外雜誌